

不一样的花季

绝响

毛芦芦 著

让孩子们记住这段历史，
是为了他们的未来，
中国的未来。

——著名作家曹文轩倾情推荐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天无出版社

· 不 · 一 · 样 · 的 · 花 · 季 ·

绝 响

毛芦芦 著



YZLI089013122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响/毛芦芦著. —北京: 天天出版社, 2009

(不一样的花季)

ISBN 978 - 7 - 5016 - 0233 - 9

I. 绝… II. 毛… III. 儿童文学 - 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167 号

责任编辑: 叶显林 左 眩 美术编辑: 黄云香

责任校对: 方 群 责任印制: 张文芳

绝 响

毛芦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出版

<http://www.tiantianbook.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发行部总经销

字数 64 千字 成品尺寸 145 × 210 毫米 1/32 印张 5.125 插页 2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5016 - 0233 - 9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序

曹文轩

‘毛芦芦“战争儿童小说三部曲”，促使我思考许多关于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命题。

中国当下儿童文学是远离历史的，甚至对几十年前的历史都很少加以关注，它热心的是当下——正在喧哗与骚动中的当下。我去一些中小学讲课，经常会有老师和学生问我：你为什么总是写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不写写我们今天的生活呢？我总觉得他们的思路很奇怪：我为什么一定要写你们今天的生活呢？难道我从前的那些与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生活就不算生活吗？真是岂有此理！我们有大量的作品就是为迎合这样一个奇怪的思路去写的。这些作品还被批评家们指认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我却一直以为这

是对“现实主义”的曲解。现实主义其实与写当下还是写从前无关。那些数百年前问世的经典作品，今天看来，不依然在闪耀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吗？

我曾很坚决地表达过：为今天写，不等于写今天。

毛芦芦在写战争三部曲时似乎也预感到了这一奇怪的思路。但她果断地说：有些历史，必须有人提起；有些事实，必须得到尊重；有些痛苦，必须得到记忆。

那段历史不只是成人文学的写作资源，也是儿童文学的写作资源。然而，除了个别儿童文学作家还在默默地开采它，我们大部分人都把它忘却了。这是很不应当的事情。毛芦芦调转头去，透过时间的苍茫，回到了那段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刻骨铭心的历史。烽烟中，历史在流血流泪，但中国的男人们女人们都在奋力抵抗和战斗，而更可歌可泣的是，还有那些善良而勇敢的孩子们也在呐喊、杀敌。这里有令人颤抖的残酷，却也有令人感动的坚韧、顽强、勇猛和智慧。我们，还有今天的孩子们，应当感谢毛芦芦让我们重回战争的现场。这个现场展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和品质，阐释了战争的含义，解读了复杂的人性，而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我赞成这个观点。

让孩子们知道这段历史，是为了他们的未来、中国的未来。

这些故事无疑是沉重的，固然有欢笑，但从根本上说是悲剧性的，这与当下的儿童文学所奉行的快乐原则又是反调的。

“快乐”是当下生活中的一个高频词。我们可以看到，处处在拿这个词来修饰几乎所有的行为：快乐语文、快乐数学、快乐英语、快乐作文……有个流行的观点几乎成为一种口号：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健康成长。没有人怀疑过这个口号，都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今天的孩子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到底是他们的处境自然造成他们不快乐呢？还是由于我们营造了这样一个语境从而使他们似乎觉得不快乐了？他们的处境难道要比毛芦芦战争三部曲中的那些孩子们的处境还要糟糕吗？他们的童年固然不是十分理想的童年，他们也确实有不快乐的理由，但这些不快乐的理由是不是被我们大大夸张了？比起毛芦芦战争三部曲中的那些孩子们，今天的孩子们的处境大概不算是最糟糕的吧？既然叶一弥、柳哑子、林芝、毛栗子们没有抱怨、哀叹、绝望，而是擦干眼泪勇往直前，那么，今天的孩子也就没有太多的理由为自己的处境唉声叹气，大人们也就不应当只是看到孩子们“受苦受难”的一面而完全忘记了他们有着太多的优裕、舒适和惬意。

我总在思索：一个只知道快乐的孩子真的能够健康成长吗？

我想是不能的。一个孩子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悲剧意识，而只是一味傻乐，他的成长八成是不会健康的。他长大了，只可能是一个眼大无光的单面人。

当下中国儿童文学不遗余力地制造所谓的快乐，我一直怀疑的。仅靠这种没有质量、没有内涵并且格调低俗的快乐就能让孩子健康成长，那就奇怪了。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毛芦芦写作战争三部曲，其用意是令人尊敬的。它们的出版，对于调整中国儿童文学“快乐化”格局，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需要这样的书，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需要这样的书。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八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一、神秘的大花船·····	001
二、父亲的麦笛·····	014
三、大花船与黑屋子·····	026
四、大花船上来了个小龙女·····	039
五、小龙女上岸·····	052
六、日暮花开·····	065
七、清江上的浮桥·····	079
八、小龙女落水·····	092
九、密室探险·····	103



不一样的花季 · · · · · 2

十、小龙女学游泳 ····· 116

十一、绝响之琴 ····· 126

十二、林梳走天涯 ····· 140

后记 ····· 151

一、神秘的大花船

放学了。

天冷，偏西的太阳淡白得像是一锅清汤中唯一漂着的小鱼丸，那丸子的香味，连汤自己也难闻到，更别提喝汤的人了。那太阳好像暖和它自己都不能够，就更别提温热大地万物了。石板路被冻得嘎嘎响，那是寒风在开心地磨牙齿哩！嘎巴嘎巴，寒风锋利的牙，已经啮碎了不知多少树木的叶子和枝条。可是，它碰到樟树湾的那些老樟树，就猖狂不了了。再大的风，老樟树也只当是挠痒痒。你看，风一阵阵从江面上横冲过来，张着嘴，大声咆哮着；舞着爪，疯狂挥扫着，样子那么穷凶极恶。可当它扑到一个个樟树奶奶、樟树公公身上，樟树奶奶和樟树公公只是摇摇头摆摆臀，哈哈大笑着抖一抖衣衫，那呜呜怪叫的寒风就被他们挡回江心去了。

唯有一样东西被风抓了下来，那就是樟籽。那些乌溜溜黑油油亮闪闪香喷喷的樟籽，被风撒到了石板路上，恰似在那灰白的路面上撒了一把又一把的黑珍珠，把个

古色古香的千年小镇，镶嵌得既华贵雍容又活泼俏皮。

因为见了那些“黑珍珠”，本来低头缩肩走在毛栗身后的林芝，一双黑珍珠般的眼眸里忽然散发出钻石般夺目的光彩，整个人竟像一株猛然发出无数叶芽的春茶，一下子变得鲜翠无比。

“毛栗子！我知道可以用什么去给爹爹换围巾了！”林芝一边欢呼，一边趴下身子，伸出戴红手套的手捡起了樟籽。她那根拖在脑后的长长的麻花辫，不禁也跟着垂下来，一悠一荡地拂弄着一地樟籽。

“小姐，怎么换？”毛栗心里还没弄明白林芝的意思，可他那戴着绿手套的手，已伸出去帮林芝捡樟籽了。

“先把樟籽卖给药店，再去买围巾呀！咱们加紧干，到时给你爹也买一条！”

“那还不把我爹牙齿乐掉了！看我的！”

两个孩子边说边捡着樟籽，那频频挥动的红手套绿手套，就像两只鸚鵡在地上伸缩着脖子啄食。

寒风依旧在江边吹胡子瞪眼睛地张狂着，石板路仍然被冻得嘎嘎响。但两个孩子不觉得冷了。他们那两张红彤彤的脸蛋，就是两个可以发光发热的小太阳。这样的小太阳，比那天上的太阳热乎多了。

这两个小太阳，照耀着石板路上一粒又一粒的小樟籽，照耀着江畔一棵又一棵的大樟树，不一会儿，就把

快乐的光辉洒到了大埠头那一节又一节的青石台阶上。

“咦？我爹的二胡怎么还没拉响？咱坐下等一等吧！”林芝一踏上大埠头，便向埠头右上方那棵巨大无比的樟树王支起了耳朵。可除了满耳的风声，她什么也没听到。于是，她一屁股坐了下去。

“别，石板太冷了，小姐你坐在我手套上吧！”毛栗连忙脱下手套垫在台阶上。

“告诉你多少回了，现在咱们都是高小同学，你别老‘小姐’‘小姐’地叫我了，你怎么老忘呢？”林芝脱下自己的红手套垫在屁股下，指着毛栗的绿手套说，“我垫我的，你垫你的！”

“嘿嘿，小姐，我不是……我不是猪脑子嘛！以后我一定记牢，一定记牢！”毛栗跟林芝并排坐下来，把手拢在棉袄的袖筒里，笑着看了林芝一眼，发现林芝正恨铁不成钢地望着他，毛栗这才意识到自己又把“小姐”两个字带出口了，他赶紧尴尬地移开目光，盯住了台阶下那一片白茫茫的江水。

“你呀，真是烂稀泥扶不上田埂！”林芝说着打了毛栗一拳。

“小姐你错了，是狗改不了吃屎！”毛栗说着，为自己的粗话红了脸。

“算了，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我都说了快一个学期

了，你还不是天天犯！”

“好啊！小姐万岁！”毛栗听了林芝的“特赦令”，高兴得从台阶上一下子跳了起来。哗，书包被他带翻了，里边的书本没事，但刚刚捡起的小半袋樟籽，全撒了出来，它们在埠头上尽了性儿蹦窜，打滚，飞跃，就像一群大跳蚤，风一扬，全钻到江水里去了。

毛栗直看得目瞪口呆。

“瞧瞧，遭报应了不是！”林芝在一旁抚着辫梢大笑，乌亮的眼里星光闪闪，黑黑的细眉几乎都要飞起来了。

毛栗见林芝开心，嘴一咧，也笑了：“不是报应，自打你让我喊你林芝和林芝同学，我的头就像戴了孙悟空的紧箍帽，我的脚就像穿上了洋鬼子的高跟鞋，每喘一口气，每走一步路，都别扭得难受！现在，我解放了，这点樟籽算什么！”

“天啊，毛栗子同学，你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口才的？难怪你昨天写作文，说长大了要做国文教师呢！”

“小姐，看，你又取笑我！再取笑我，我就一个人先回家了！”毛栗撅着嘴，开始收拾书包。可他那笑盈盈的眼睛泄露了他的秘密——他实在是喜欢林芝夸赞他，实在是喜欢和林芝待在一起啊！

“好吧，那你就先走，走啊！”林芝哪会不知道毛栗的心思，她故意推搡着毛栗。毛栗很窘迫地僵住了。

正在这时，从樟树王的背后，二胡声飘飘缈缈地传了过来。

那声音，似一股漂着无数春花瓣儿的清泉，缓缓地、暖暖地漫上两个孩子的心坎，林芝和毛栗不禁停止了笑闹，乖乖地坐在手套上，默默地倾听起来。

心愈静，音乐的清水流得愈欢。仔细分辨，那水中除了回旋着五彩的花瓣，还隐现着野鸭的呼唤，翠鸟的啼鸣，白鹭的呢喃。好一派春暖花开的景象！

林芝一边听，一边陶醉地在凛冽寒风中闭上了眼睛，她心中的寒风早被音乐的春风温热了。

樟树王的枝叶密密盖在她头顶，樟籽儿在寒风里噼啪乱跳，香味四溢。那不是为爹爹的二胡伴奏的鼓点么？那不是为爹爹的二胡点燃的佛香么？

爹爹，就连樟树，就连大江，这整个天地都爱听你的琴声呢！

爹爹，你的琴声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热烈了，仿佛在那音乐的春江上，还漂着一条七色大花船。朝云作顶，彩虹饰窗，晚霞涂身，这条七色船，不航行在任何的大江大河里，只航行在女儿的心上。

父亲的琴声，在林芝的心海里静静地航行，航行……突然，林芝的袖子被毛栗碰了一下：“小姐，你看，船！花船！大花船！”

“你也看到了？”林芝照样闭着眼，却激动地抓住了毛栗冰冷的手掌。

“看到了！看到了！小姐，你说这大冷天的，这么漂亮的大花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小姐！”毛栗更激动，他抓着林芝的小手，都把林芝捏痛了。

“当然是从我爹的二胡里了！”林芝说着睁开眼睛。

她顿时傻眼了，因为江上游，真有一只花团锦簇的大船，慢慢地朝大埠头这边游了过来。

那仿佛真的是一条朝云作顶，彩虹饰窗，晚霞涂身的七色船！

林芝看着那越游越近的大花船，惊讶得身子僵直，双手发软，啪，她挎在手弯子里的书包滑了出去，摔在青石台阶上，里边的樟籽噼里啪啦一阵乱滚，一粒粒全飞进江水，去找毛栗先前打掉的那些樟籽姐姐樟籽妹妹们去了。

“小姐，你怎么也把樟籽打掉啦？”毛栗一边在台阶上焦急地东抓西扑，想为林芝多救几粒樟籽，一边又偷偷笑了起来，“不过这也是该的，谁叫咱们看见了这么美的大花船呢！”

“不是！我脑中正想着我爹的琴声里有一条大花船在漂呀漂呀，没想到一睁眼，这船就当真在我面前了，你说奇怪不奇怪？”林芝双眼还直愣愣地看着江里的大花

船，脸上那惊喜交加的表情，任多么高明的画师恐怕也难描摹。

“是吗？它长得真跟你想的一样？那，这是一条多么神奇的大花船啊！”毛栗不再捡樟籽了，他也直直地望着那船，发起愣来。

大花船越靠越近。同时，江岸上有群六七岁的小屁孩也越靠越近。这些小孩咋咋呼呼的，都冲着那船儿撒野。有的喊：“大花船，大花船，快停下！”有的喊：“大花船，大花船，带我去杭州！”有的喊：“大花船，大花船，王永福想讨老婆啦，你给他送个新娘子来吧！”

结果，向大花船讨新娘的鼻涕鬼被名叫王永福的小孩揍了一拳，两人打了起来。他们的同伴都大吵大闹地为他们摇旗呐喊。本来正掩着门在家里烤火、准备晚饭的大人们，听埠头这边实在闹得慌，不得不硬着头皮打开门，钻进风婆婆那不停呼啸打转的斗篷，来呵斥和认领各自的孩子。

可没等大人们靠近埠头，他们的眼就已经跟林芝、毛栗一样，瞪得滚圆滚圆——那大花船，已迤迤然停泊在樟树王的树根旁。

“哎呀，这种船，这种船怎么漂到咱家门口来了！有伤风化，有伤风化！”说话的是辫子爷爷余斯秩。在樟树湾镇，他年纪不算顶老，可他的脑子却是顶顶老的。

因为清朝都灭了快三十年，他脑后还拖着一条又细又白的长辫子，以至他走到哪里，都要受到大家的围观和嘲笑。可别人越是不待见他那条前清“尾巴”，他越是珍爱它。他的儿子儿媳都死了，唯一的孙子也在好多年前跑掉了，他一个人孤单凄凉又穷酸，常常苦得菜里见不到半星儿油水。可不管多么落魄，他脑后的那辫子，却永远是梳得油光光的，所以镇上的孩子，都喊他辫子爷爷。这个辫子爷爷其实很爱孩子，只要他一听见门外有孩子的动静，都会赶出来看一看。可他看孩子们玩耍，又常看出许多不满来，嘴里忍不住要骂人，什么世风日下啦，什么斯文扫地啦，什么人心唯危啦，什么数典忘祖啦，全是些危言耸听的大话，哪个孩子不烦他？孩子们越烦他，越要拗着他的意思办。

就像这会儿，他一吐出“有伤风化”这个词，那个向大花船讨新娘的鼻涕鬼就大喊了一声：“有伤风化，好哇！”

“好哇！”“好哇！”其他孩子也跟着起哄。实际上，他们中还没有一个人懂得“有伤风化”的意思呢！

林芝倒是懂得这个词的含义，可她也跟着那些小弟弟、小妹妹喊了一嗓子——“好哇！”因为这船简直漂亮得太不可思议了。她的家就在埠头边，在她的成长岁月里，大江就像一头秀丽柔顺的长发，总是情深款款地